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新女性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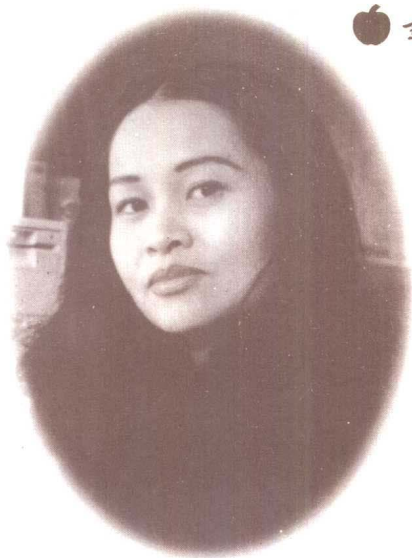
文化系

丝绸与岁月

林白著

金苹果散文系列

兴安主编



丝绸与岁月

林白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丝绸与岁月

林白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天龙彩印公司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数:80,000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458—0/1·629

定价:39.00 元(全五册) 7.80 元(册)

金苹果： 新女性话语的人生姿态

兴 安

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用“爆炸”这个词来描述，恐怕不为过。前不久，我在一篇有关女性主义小说的文章里曾将这一现象比喻为“女性的狂欢节”。确实，对她们来说，这是个人才辈出、群芳争艳的时代。中国的女性作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众多的群落和高质量的作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新人叠出。如果说在以往的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是被认为是缺席和缄默的，那么今天，她们已经开始自强鼎足于当代社会，甚至咄咄逼人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发出挑战。

在这众多的女性群体里，有一批更为年轻的散文或随笔写作者，她们是陈燕妮、尹慧、冯秋子、于君、杜丽、程黛眉、元元、胡晓梦、姜

丰、刘烈娃、赵京梅以及以小说或诗歌著名的林白、陈染、虹影等。她们大多出生于 60 年代，因此有人将其与同辈的男性作家混称为“新生代”，而我则更希望称为“新女性”。由于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差异，“新女性”作家与她们的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写作方式。在她们的作品里，历史与传统、社会与道德已经失去了主流的位置，以至变形虚化，而自我经验及纯个人化的独语则成为首要的特征。她们甚至将写作方式与生存行为融合一体，以她们自由鲜活的情感和语言，构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尽情展示她们潇洒而饱有青春魅力的人生姿态。她们的作品沉重而有节制（如尹慧、冯秋子），飘然而不轻浮（如元元、胡晓梦），这似乎已经成为“新女性”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和原则。她们还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将旧作束之高阁，甚至不惜改变已经被公众接受的笔名来显示自己焕然一新的决心（如杜丽、于君）。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同时，也可能是最不易被人理解的一代，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她们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浪潮的前锋。

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曾经因为投下一个金苹果，引起了赫拉（妇女的保护神）、雅典娜（智慧女神）及维纳斯（爱与美之神，直

到今天，她仍然是男性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女人典型）3位女神的争执，由于特洛伊王子将金苹果判给了维纳斯，于是厄里斯、赫拉和雅典娜便成了10年特洛伊战争的罪魁。这其实是一个由男性编造的充满性别歧视的神话，是代表父权制观念的美丽谎言。新女性文丛取名“金苹果”旨在反其道而行之，使其成为女性反抗世俗，蔑视陈规，拒绝旧传统的一个象征。

希望这套书能给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带来爱与美，更带来平和与智慧。

1995 年圣诞节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 新女性 新作品

林 白

1958年出生，广西北流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著有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等。现在《中国文化报》任编辑。

责任编辑：董瑞丽
装帧设计：范贻光

目 录

炸掉“思想者”	1
德尔沃的月光	4
一种飞翔	6
实验话剧	11
逝去的电影	27
丝绸与岁月	31
女士芳龄	33
猜想大麻	36
睡眠	39
幻觉	42
室内的镜子	45

叙述晕车	47
怀想水稻	52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57
红土之舞	60
外景地	63
大声哭泣	71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83
猫的激情时代	87
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93
回忆饥饿	96
失学的日子	100
呼啸而下	105
峨嵋经历	111

时间的刻痕	116
闲看莫言领奖	118
回忆父亲	121
李洪波老师	128
语言中的方方	132
重要的事情	141
独语	144
置身于语言之中	147
死亡的遐想	149
命名	153
随笔 1988	157
流水林白	160

炸掉“思想者”

有一个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部法国电影，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叫《罗丹的情人》还是叫《卡米尔·克洛岱尔》，从此这位法国天才的女雕塑家一生的遭遇，常常在夜晚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揪心地疼痛。

青春美貌的卡米尔披着她那洁白柔软的长袍轻盈地在我的阳台上走过，阳光在她金色卷曲的头发上勾出一道灿烂的金色镶边，这道金边沿着她的额头、鼻梁、嘴唇一直延伸到她的肩头，低徊华美的女声哼唱（请想象《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的主题歌）从那道金色镶边上滑来，它们带着令人心痛的往事在弦乐上滑动，孤零零地出现在许多年以后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视野里。有

一个夜晚的镜头（电视剧？电影？或者是书本？）覆盖了那道金色的镶边，穿着一袭粗布的中年卡米尔手握石头，向一扇散发着家庭幸福灯光的窗口奋力掷去，我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异国的春夜传来，我真愿意自己就是那块石头，替不愿意继续当罗丹情妇而穷困潦倒的卡米尔一泄孤愤。我再次仇恨罗丹，为了他的名声不受“玷污”，人们把卡米尔软禁在疯人院里，让她在那里活尸般地煎熬了30年，到死的时候没有亲人和遗产，只有一个蹩脚铁床和带豁口的便壶。正是因为罗丹，她被人称作“母狗”、“女妖精”、“狐媚子”，是罗丹使她永远没有丈夫、家庭和孩子，使她如果不离开他就只能永远在他的荫庇下做她的学生、情妇和“灵感的启示者”。

我真想学董存瑞扛上炸药包到正在举办“罗丹艺术展”的中国美术馆把罗丹的雕塑炸个稀巴烂。我认为这件事实施起来并不太难，现在距离董存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高科技的90年代，炸药的体积一定用不了一大包，若能弄得到高强度的炸药，放在化妆盒里就可以了。甚至用不着进大厅，他的“思想者”就放置在美术馆门前的空地上，没有大铁门隔着，只有低矮的铁栏杆，“思想者”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面对

着大街上川流的人们展现着罗丹先生的倨傲。我将在夜色苍茫行人稀少时分（深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栅栏前更容易引起值班者的注意），或者更早些，在美术馆清场之前，我怀揣装有高强度炸药的化妆盒，装成照镜子与情人相会，这时我掏出一包坤烟和打火机，当然，最后我就是用点着的香烟来点着化妆盒里那根细如发丝的导火索的。之后我迅速撤离现场，就像富有经验的战士，飞快跑到馆前一侧的树林里，我听见背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地上微微震颤了几下，我回过头，看到火光在罗丹先生的杰作上随风舞蹈，一朵庞大的黑色蘑菇云从“思想者”的头顶升起，我感到无比畅快。卡米尔·克洛岱尔于1943年秋在巴黎远郊蒙特维尔格疯人院离世，整整半个世纪后，一个中国的女子捍卫了她的尊严，报了她的深仇大恨，这几乎成为该年度最轰动的新闻之一。当然，若罗丹先生还在世，我一定不会撤离现场，我将像那名刺杀印度总理拉·甘地的女人一样，在献花的时候引爆炸药，我也随之粉身碎骨。

仇恨就是我们的激情。

德尔沃的月光

我迷恋月光下的事物由来已久，月光在我的记忆中，神秘而荒凉，它的阴影和清辉，以及月光下伫立不动的人、树木，接近明月的难以企及的高山，在这个夏天向我散发出阴凉的美。

在这个夏天，我第一次与保尔·德尔沃相遇，这种相遇使我与他的作品（油画印刷品）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我总是下意识地把登有其油画的杂志放在明显的地方，这个地方常常是不固定的，有时是书桌的左上方，那是在写作的间歇总要注目的地方，有时是床头柜，在睡觉之前和起床后第一眼就能看到，有时是餐桌。我还莫名其妙地把这本杂志带着上班，我把它放在一个敞口的纸提袋里，搁在自行车的前筐，我在骑车的时候无意一瞥，就能从敞开的提袋看到杂志

封底德尔沃月光弥漫的油画局部。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反过来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这本神奇的杂志不是一本，而是许多本，它们同时被我置放在书桌、床头柜、餐桌、办公室等等，它们环绕着我，散发出非同寻常的月光。

我没有找到德尔沃的其他作品，我反复观赏的只有这本杂志中选载的5幅，其中两幅是黑白的压题图，两幅是彩色插页，一幅在封底，是油画的局部。他的月光是梦幻中的月光，我们永远无法从眼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一点相同的质地（这跟当代和城市有关，高楼和霓虹灯早就隔断和污染了它，我们也早就忘记了它最初的样子）。德尔沃，他所再现的遥远的国度的遥远的月光，我不知道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笑容的夜晚，幽寒的弯月高悬，惨淡的清辉遍洒，月光下的裸体女郎，神色呆滞，表情木然，神不守舍，我无比喜爱她们。

德尔沃使我在心里再造了一片月光，这片月光广大而阴影重重，近于巫术地在我所到之处的白天和黑夜弥漫，我在这片虚拟的月光中睡眠，远去的年代从月光的阴影中渐渐涌动，覆盖过我的头顶。

085894

一种飞翔

戏剧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再古板的正剧或再拙劣的喜剧都会感动我，使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在剧场的黑暗中静坐一旁的孤独景象跟我生活中的角色是如此相像，也许正是这种气氛和感觉打动了我。

我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奔赴剧场，骑车的时候两旁的人流哗哗地流动，除了剧场的名字和戏名我的脑子空无一物。我的魂魄悬挂在头顶上方。把我全部的能量都吸纳在那里，它像一个无形但有质量的东西，这种质量就是与看戏有关的一切意识，此刻被全部调动与凝聚，悬在我头顶的上方，这时候我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感，我的身体凭着惯性向前游走，凭着惯性躲开车辆与人流，

凭着惯性停下来，放好车。剧场的门口和台阶漫布着看戏的人，他们衣着体面、富有教养，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从他们中间穿过，但我觉得我跟他们并不在同一个空间里。这种感觉有点像我看过罗伯·葛利叶的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和《不凋的花》的某些场景，那里面的人像布景一样伫立不动。在我走进大门走上台阶穿过门厅的整个过程中，也觉得旁边的人像布景，我注意不到他们动还是不动。

然后我找着座位坐下来，这时我头顶悬着的东西消失了，或者是注进了我的体内，这时我才感觉到我在凝神屏息，等待大幕拉开。

奔赴剧场的念头强烈而急迫，我知道我不能让自己迟到。我第一次打“面的”就是要去看一出外地剧团进京演出的主旋律话剧。看任何戏我都害怕迟到，我对待它们就像对待贵宾，奔赴它们全都像奔赴节日，生怕迟到会削弱我的快乐。总之我所看过的一切戏，好戏、不那么好的戏、拙劣的戏，它们统统都是缀结在我过往岁月的珍珠，它们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漂浮在时间中，它们聚合在一块，成为悬浮在我生活中的另一重生活。它们断续而完整，我在某些日子的夜晚手持门票纵身一跃就能侧身进入其中。平淡的戏是一重平淡的生活，尖利的戏是一重尖利的生活。